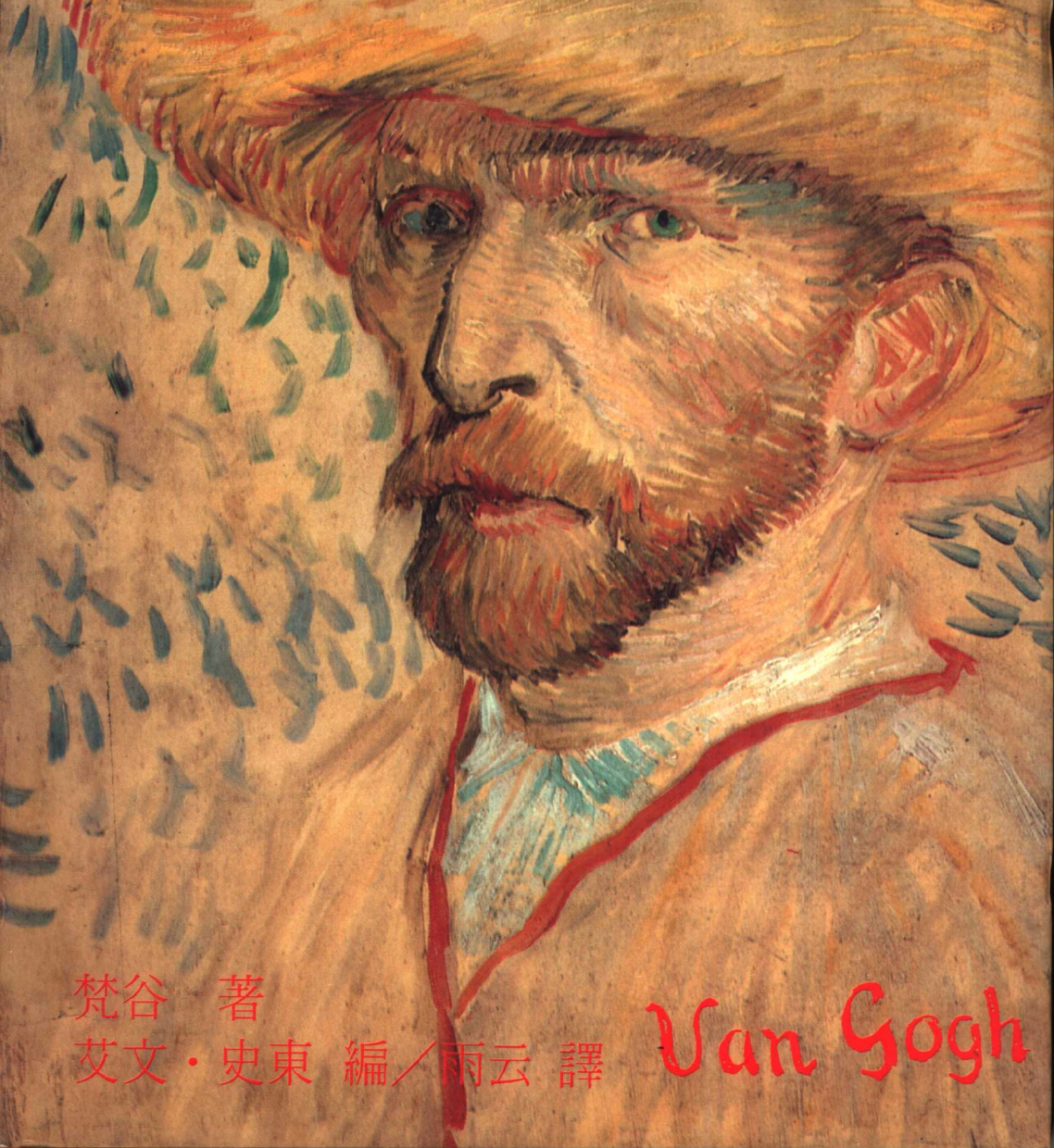


梵谷書簡全集



梵谷 著

艾文·史東 編／雨云 譯

Van Gogh

梵谷書簡全集

The Complete Letter of Vincent Van Gogh

Van Gogh



藝術家叢刊



梵谷書簡全集

The Complete Letter of Vincent Van Gogh

梵谷著 艾文史東編 雨云譯

—附錄梵谷名畫解說

W.Uhde 著 舜淳譯



藝術家出版社印行

梵谷書簡全集 目錄



譯序（雨云）	7
原序（艾文·史東）	8
追憶文生·梵谷（喬安娜 Johanna Van Gogh-Bonger 著 · 林淑琴譯）	11
梵谷書簡全集：卷一	
1873 年 6 月～1881 年 12 月	59
· 倫敦—1873 年 6 月	60
· 伊爾渥斯——1876 年 7 月	69
· 多德瑞克——1877 年 1 月	71
· 阿姆斯特丹——1877 年 5 月	75
· 埃登——1881 年 4 月～12 月	120
· 註釋	131
梵谷書簡全集：卷二	
1881 年 12 月～1883 年 9 月	139
· 海牙～1881 年 12 月	140
· 海牙～1882 年 3 月	155
· 海牙～1882 年 5 月	171
· 海牙～1882 年 7 月	198
· 海牙～1882 年 11 月	221
· 海牙～1883 年 2 月	233
· 海牙～1883 年 5 月	239
· 海牙～1883 年 8 月	255
· 註釋	267
梵谷書簡全集：卷三	
1883 年 9 月～1886 年 3 月	271
· 德藍特——1883 年 9 月	272
· 新阿姆斯特丹——1883 年 9 月末	278
· 德藍特——1883 年 10 月下旬	281
· 努昂——1883 年 12 月	294
· 努昂——1884 年 1 月	301

• 努昂——1884 年 6 月	305
• 努昂——1885 年 1 月	318
• 努昂——1885 年 4 月	323
• 安特衛普——1885 年 11 月	352
• 安特衛普——1886 年 1 月	365
• 註釋	370

梵谷書簡全集：卷四

1886 年 3 月～1890 年 7 月	375
• 巴黎——1886 年 3 月	376
• 巴黎——1887 年夏天	376
• 阿爾——1888 年 2 月	389
• 阿爾——1888 年 5 月	396
• 阿爾——1888 年 6 月	411
• 阿爾——1888 年 9 月	419
• 阿爾——1888 年 10 月下旬	448
• 阿爾——1888 年 12 月下旬	455
• 阿爾——1889 年 1 月	455
• 阿爾——1889 年 2 月中旬	462
• 阿爾——1889 年 4 月	465
• 聖雷米——1889 年 5 月	474
• 聖雷米——1889 年 8 月中旬	482
• 聖雷米——1890 年 1 月初	494
• 聖雷米——1890 年 2 月初	496
• 聖雷米——1890 年 4 月初	497
• 奧維——1890 年 5 月下旬	500
• 奧維——1890 年 6 月中旬	502
• 奧維——1890 年 7 月初	507
• 註釋	510

附錄

梵谷名畫解說（烏德著・舜淳譯）	513
梵谷遺蹟	625



白楊樹行道 鉛筆、墨水 54×39cm 1884年

譯序

梵谷書簡「親愛的西奧」，是一部畫家文生·梵谷的藝術生命與現實生活密切交織的自我記錄。文生與西奧於一八七二年八月開始通信，到了一八八〇年中，信文漸漸流露出强有力的內在韻律，哥哥每每呵成長篇，向弟弟直言他的藝術信念；往後十年間，除了一八八六年三月至一八八八年二月那段兄弟同住於巴黎寓所的時期之外，文生寫的信至少每周一封，時而兩封，甚至一天兩封，如此持續到他去世前兩天為止。

梵谷書簡同時也是優美真切的文學作品，文學裡的畫家是個思路與言辭均非常清晰的人，異於其圖畫給人瘋狂率真的單面印象。他娓娓述說健康情形、工作進度、食物與房租的開銷、親情、友情與愛情、天氣、景色、遠足與旅行的見聞、模特兒種種，畫材品質、完成作品的處置與框裱；他侃侃談論閱讀的書及作家、創作計劃、藝術理論、古今藝術家及藝術品、美術商業的革新意見、藝術的未來方向與社會作用等等。

這些綿延十八年的信牘，披露文生·梵谷的深刻冥思和日常生活細節；詳載他如何感應昔日與當代小說家及畫家的信仰與作品，思想家們又如何滋養其藝術哲學；顯示他在素描與繪畫上的發展過程，心理真象的泉源，兄弟關係的潛在影響力；揭示他那感人的工作熱忱和奔放的想像力，他如何發掘自己的創作慾望，如何付諸實現，他如何用文字用色彩去遂譯自然景象萬物所涵藏的情愫。

此版據 Irving Stone 的編選本選譯而成，再參照 Mark Roskill 的編選本標明諸信所屬月份或期間。

原 序

文生·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是地球上最孤寂的靈魂之一。他活著的泰半日子裡，總是寡然獨居，沒有朋友、沒有伴侶。幾乎沒有一個他可以信託、可以敘述他的快樂苦難、可能分享他的野心和夢想的人。他在世的最後十年中，由二十七歲至三十七歲，也就是他沈迷並征服了繪畫藝術的期間，他的心胸滿含他在自然界所看到的美麗風光，他在農夫容顏上所讀到的深邃人性，想要盡情抒發；他深切渴求對一個人傾訴他那洶湧澎湃的生命，和徐緩成熟的技藝之所思所感的一切事物。然而卻難得找到一位欣然把他當做朋友、願意瞭解他到底想說什麼或做什麼的人。

於是這麼一部自傳誕生了。

在這世界上，有一個人瞭解文生、鼓勵他創作，供給他生活費用及繼續繪畫所不可或缺的金錢，此人擁有無窮盡的愛——梵谷如許迫切需求的東西。這個人就是文生的弟弟，西奧(Theo van Gogh 1857-1891)。

每個夜晚，結束了十四至十六個鐘頭的素描與繪畫之後，文生坐下來用筆和墨水向西奧傾吐衷心。對文生而言，沒有任何概念或思緒過於渺小，沒有任何事件過於瑣碎，沒有任何技藝要素過於微弱，沒有任何情景過於輕細，他樣樣傳達給唯一無比珍惜他的每一個字語、每一個感覺的人。

如此，文生寫下了他個人生命的故事。

哥哥死後僅六個月，西奧去世了。西奧的年輕太太，喬安娜因而取得文生的大部分素描與油畫，以及一抽屜的書信；西奧永不讓自己和文生曾經勾描或手寫的一線一行相分離。

儘管喬安娜不得不經營一家供膳寄宿舍，來維持她本人和幼子的生活，她花費多年時光為文生的畫力爭一席之地，並且整理、編輯、翻譯文生寫給西奧的信函。那的確是一項愛的勞苦工作。

以前，文生的書信未曾在美國印行過，但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

間，密夫凌公司從倫敦的出版商那兒進口了寥寥幾百套印刷精美的書，每套計一六七〇頁，分裝三冊。可惜成本過昂，定價高達美金二十二塊半，只有富人和經費充裕的圖書館才買得起，這種情形一定會令文生感到非常苦惱的。此版以此價錢發行了好幾年。

即使這套書以適當的價格發行問世的話，那一六七〇的龐碩頁數，便十分難叫美國人——美國人有如許多的外在職務，爲了餬口已承受如許沈重的壓力，享有如許稀罕的真正樂趣——去讀它。

喬安娜逝世於一九二七年，此後文生的手稿變成西奧夫婦之子，小文生的財產。小文生把梵谷家族的祝福賜給我，才有一九三〇年以來所進行的這項工作計劃。此時爲了搜集撰寫梵谷傳「生之慾」的資料，我開始研究畫家的書信。我的目的乃在於保留依然存有其優美、旨趣與重要性的每行梵谷手筆，刪掉無數重覆的書頁、不足道的細節、和已經喪失意義及價值的說明。

我的用意是要把一六七〇頁的素材，編輯成能夠迅速流傳的單冊普及本，讓每個人都樂於閱讀，並以每個愛書者均買得起的價格印行出來，寄望如此把文生的文字作品首次帶給一般民衆。

我個人認爲文生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兼哲學家，正如他是一位偉大的畫家，他天生有一種廣泛的領悟及表現才能，這種才能對別人而言往往是一個負擔。我深深地感覺文生的書信會把美麗、想像與豐富的情感引入讀者的生命裡，就好比他的畫，帶給數十萬個美國人的感受一樣，他們當中有相當可觀數目的人，以前不曾看過畫或對畫有興趣，這些人佇立在閃耀的畫布之前，親眼看到擺在面前的是一個新鮮而更美麗更有意義的世界。

最令我欣慰的，莫過於這一行字了，於此我謹向我的太太琴表示謝忱，她與我共同編輯這本書。

艾文史東
1937年1月6日



寫生途中的梵谷（自畫像）

追憶文生・梵谷

Johanna Van Gogh-Bonger 著

林淑琴 譯

梵谷這個家族的姓，可能源自德國邊境名為「谷」的小鎮，十六世紀時梵谷的祖先已經定居荷蘭。根據亞諾德·布樹柳的族譜，那時有一位約伯·梵谷住在烏特勒支市政廳後面的「奧爾廬」，約伯的兒子楊以販賣酒和書籍為業，也是自衛隊隊長。

梵谷家族的飾徽是盾上有三朵玫瑰。十七世紀時，許多梵谷姓氏的人在荷蘭政府擔任要職。1628年，約翰·梵谷任楚芬市財務大臣。麥可·梵谷最初是駐巴西總領事，後任日蘭半島的財務官員，1660年受任為慶賀英王查理二世登基的晉謁使節。大約同一時期柯尼倫·梵谷是包斯庫的牧師，其子馬提亞最初在高達懸壺，後來在莫瑞克當牧師。

十八世紀初，梵谷家族的社會地位較低。大衛·梵谷定居海牙，是位金匠，大兒子楊繼其衣鉢，娶妻瑪麗亞·史達文，兩人都屬於瓦倫教會。大衛的次子，文生（1729—1802）為一專業雕塑家，他開了梵谷家族學習藝術的風氣，財富也隨之而來。他終身未婚，死後留下一筆財富給侄子約翰（1763—1840）。約翰起初也是一位金匠，後來成為聖經教師，屬於海牙修道會。他與喬安娜·梵得汶結婚，兒子文生（1789—1874）因為叔祖的遺產得以進入萊頓大學研習神學。這位文生就是我們的畫家文生的祖父，他才學豐富，責任心強。在拉丁學校非常出色，贏得各種獎牌獎狀。1811年，他順利完成學業，廿二歲畢業於萊頓大學。他廣結善緣，他的「友人誌事錄」是以拉丁文和希臘文寫成的，封面鑲飾著絲質紫羅蘭和勿忘我，設計者為一名叫E·H·英利達格的女孩。文生在賓斯球浦找到工作後，與這位女孩成婚，婚後生活愉快。他們最初住在賓斯球浦教區，繼之遷往歐奇田，1822年起長住布里達，1857年，妻子謝世，文生祖父一生受人愛戴。

他們共有十二個小孩，一個早夭。家庭感情誠摯融洽，不論分散何處，

兄弟姊妹間還是很親密，悲歡與共。兩個女兒嫁給高級官員，龐浦將軍和葛拉奧文，三個女兒終身未婚。

六個兒子在世界各地身居要職。約翰航海，任海軍中將。1877年，當他位居阿姆斯特丹海軍司令之時，侄兒文生曾在他家住過。另外三個兒子成為畫家。最大的漢利克即文生信中所稱的「漢伯伯」，起初在鹿特丹經營生意，後來定居布魯塞爾。柯尼倫·瑪利藍斯主持柯瑪梵谷公司，在阿姆斯特丹頗為知名（即信中的C·M·，或寇爾伯父）。另一個兒子文生，對侄子文生和西奧影響很大。年輕時，他身體太弱不能進大學，對他期望很高的父親深引為憾。他在海牙開了一家小店專售顏料和畫具。

西奧多勒斯·梵谷外表英俊（旁人都稱他為「英俊牧師」），和藹高尚，卻不是天生的牧師。被調到其他地方之前，二十年間，他蟄居在為人遺忘的春戴爾村，後來受調他處，也僅是艾登、海華特、努昂這些小地方。但在這些小圈子裡，他備受愛戴，兒女也崇拜他。

1851年5月他與安娜·柯妮麗亞·賈本斯特結婚。安娜1819年出生於海牙。父親威廉·賈本斯特是生意興隆的書本裝訂商，經營了荷蘭第一家書籍裝訂工廠，贏得「皇家書商」的頭銜。威廉的么女柯妮麗亞嫁給畫商文生·梵谷。長女嫁給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牧師史摧柯。西奧多勒斯·梵谷和安娜·賈本斯特的婚姻很美滿。妻子是個好幫手，全心全意分擔他的工作，儘管家事繁重，她仍伴隨丈夫拜訪教友。單調的鄉村生活從未減低她愉快活潑的精神。她是位了不起，可愛的女人。晚年（她享年八十七歲）喪夫喪子，她神采依舊，以無比的勇氣面對這些悲慟。

除了愛好大自然的天性，她非常擅於在紙上表達感情。她那忙碌的雙手總是不停地為別人工作，熱切地做針線打毛衣，還勤於寫信。「我只是想送給你一些話」是她最喜歡說的話，然而有多少「一些話」總是及時帶給收信人安慰與力量。在我這漫長的二十個年頭裡，那是希望和勇氣的源頭。這本小書是她的兒子們不朽的紀念碑，有了母親，所以回憶裡充滿了感激。

1852年3月30日，安娜在春戴爾牧師公館生下一名死嬰，是個男的。一年後的同一天，安娜生了個健康的男孩，以兩位祖父的名字命名文生·威廉。這個男孩的氣質、性格甚至外表都比較像母親。文生生命裡所表現

的精神和毅力都是母親的特徵。他也繼承了母親突出的眉毛下那雙犀利好奇的眼睛。雙親金色的頭髮在文生身上卻變成了紅色。他中等高度，肩膀寬闊，外表強壯剛毅。母親也曾說過除了文生，其他的孩子身體都不強壯。比文生弱的孩子很快就向他認輸。孩童時期，他的脾氣很難纏，任性愛闖禍，父母卻對他總是溫柔有加。他的成長不知花費雙親多少心血，哺育之恩無以為報。有一次梵谷祖母從布里達到春戴爾探視兒子，她養育了十二個小孩，看見小文生頑皮的模樣，抓起這個小惡人，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然後把他趕出房間。安娜這位溫柔的母親非常氣憤，整天不對婆婆說話，後來還是年輕好脾氣的父親調解。傍晚時分，他駕了一輛馬車，載著兩位女士到石南樹叢生的荒野，在美麗の日落下，兩人忘卻了不悅。小文生特別鍾愛動物花草，並且用心收集。至於特殊的繪畫天賦倒是未見徵候。值得一提的是，八歲時，他用土捏了一隻大象，曾引起父母的注意。但他一想這是很無聊的事時，馬上毀了它。母親清楚記得他所畫的一隻貓也遭同一下場。他在村裡上了一陣子學校，可是父母發現和農人子弟生活在一起使他變得很粗魯。所以請了一位女家庭教師來教導孩子們，這時家裡已經有六個小孩了。文生出生兩年後，一個女兒相繼出生，再過兩年是一個兒子，以父親的名字為名（即信中的西奧）。然後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小妹威勒敏一直都和母親住在一起，姊妹中只有她偶而收到文生來信。）西奧比大他四歲的哥哥溫柔和善多了，他長得較細緻，容貌較好，也是紅髮，淺藍的眼睛有時候變深點，稍帶綠色。

文生曾於信中描述兩人容貌的異同，1899年西奧寫信給我，提及文生的容貌像羅丹的大理石雕像，約翰施洗者的頭像。「那位雕塑家所表達的基督先導的樣子正像文生一樣，雖然他不曾見過文生。扭曲的前額皺紋很深，象徵崇高的思想和鐵般的自我約束，那正是文生的表情，雖然他有些神情比較傷感，鼻子的形狀和頭的構造也一樣。」後來我看見這座石像，發現它和西奧說的完全一樣。

兩兄弟從小就親親相愛，大妹妹憶及幼年，就想起文生捉弄人的模樣。西奧只記得文生會發明各種好玩的遊戲，有一次他們從花園裡摘了一朵最漂亮的玫瑰送給文生表示感謝。孩提時代充滿了布勒班鄉村生活的詩篇，他們在麥田、石南樹叢、松林間長大。牧師公館周圍的風情一直停駐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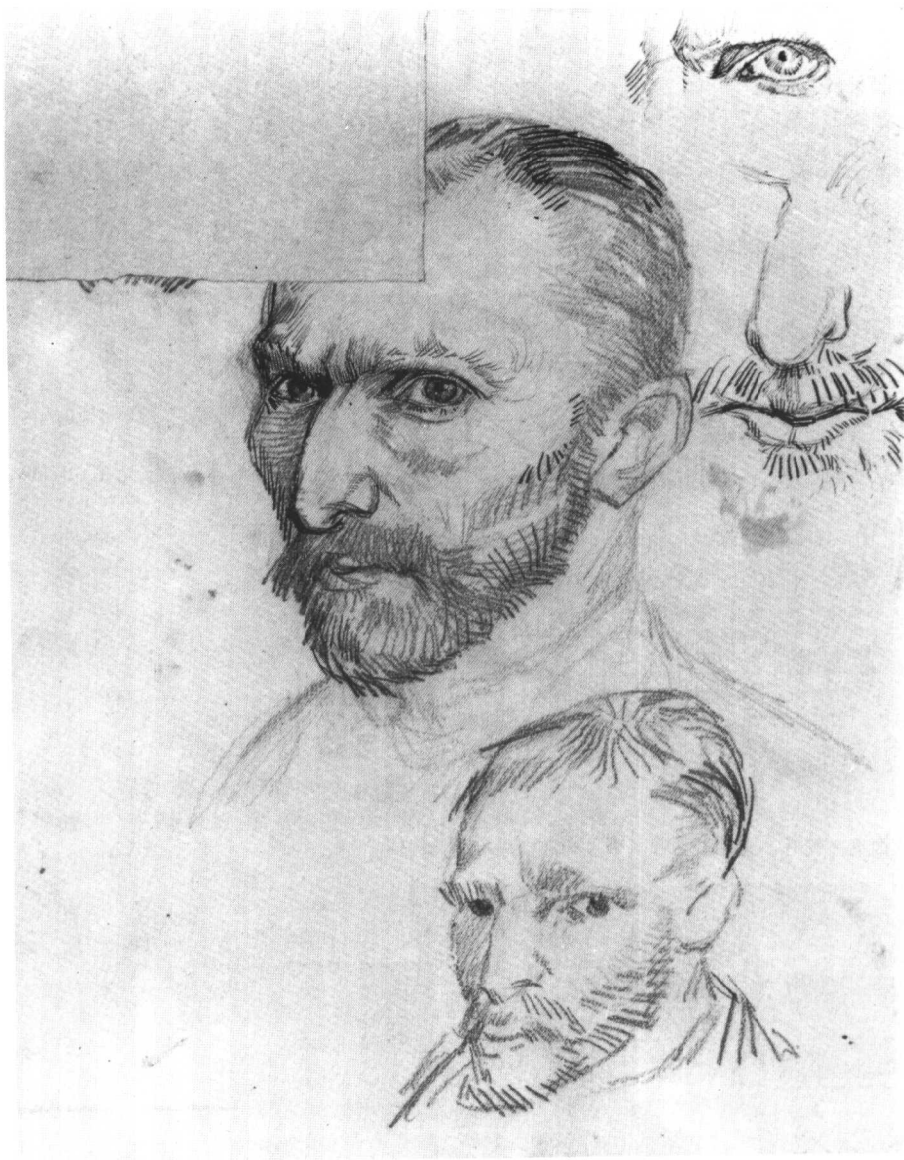
們的生命裡。對兄弟倆適應日後艱苦的奮鬥而言，這並非最好的訓練。他們還年輕，以後必須離開這裡進入廣大的世界，緊隨而來的是痛苦、憂傷和無處傾訴的鄉愁，許多年來他們魂縈夢繫那石南叢邊的甜蜜家園。

文生回家幾次，依然是「鄉下佬」的模樣，可是西奧已經成為相當高尚的巴黎人，內心還保持自我戲稱的「布勒班孩子」氣質。文生觀察說：「我們身上永遠會保有一些布勒班的田野和石南樹叢。」父親去世後，母親必須遷離牧師公館，他抱怨道：「現在我們沒有人留在布勒班了。」後來在阿爾的醫院，忠實的弟弟去阿爾探望病中的文生時，西奧溫柔地將頭靠在枕上，文生耳語道：「就像在春戴爾一樣。」日後他簡短地寫道：「我於病中看見春戴爾的每一個房間，每一條小徑，花園裡的每一棵植物，四周的田野、鄰居、教堂、墓園及教堂後面的廚房，花園，還有墓園槐樹上的鵲巢。」

滿是陽光的童年記憶，令人多麼難以忘懷。文生十二歲時進入普羅維利先生的寄宿學校。這個時期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可說。除了一個妹妹後來寫信給西奧說：「記不記得母親生日那天，文生從澤汶柏根回來，我們玩得多麼愉快？」至於交友的情形就無人知曉了。

十六歲的文生面臨職業的選擇，文生伯父成為探詢的對象。文生伯父當時經營畫廊發了財，因為身體太弱，不得不提早退出競爭激烈的巴黎商場，可是和公司仍有財務上的關係。他定居在普凌桑那格，離老父所住的布里達和弟弟所住的春戴爾很近，他們兄弟的感情最好。通常他和妻子在法國南部的涓東過冬，在來回的旅途上都會在巴黎停留一些時候，和生意仍有一些連繫。他將普凌桑那格美麗的鄉村別墅擴大為畫廊，收集珍貴的畫。在此，文生和西奧第一次接觸藝術的世界。春戴爾牧師公館和普凌桑那格沒有子嗣的家庭間往來熱絡，彼此照應。春戴爾的小孩高興的叫喊聲使得那邊來的馬車都快活起來，因為他們帶來了許多驚喜，珍奇的花果，還有精緻的點心；而從春戴爾來的孩子聰明活潑，為普凌桑那格的病人生活帶來陽光。文生和西奧多勒斯這對兄弟，兩人只相差一歲，彼此關愛，兩人的妻子也是姊妹，所以就更親密了。有什麼比這位富裕的畫商指定同名的年輕侄子做為其接棒人或繼承人更自然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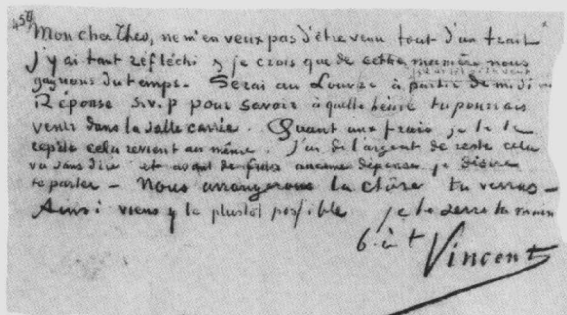
1869年，文生進入海牙的谷拔爾公司，成了提斯蒂格先生旗幟下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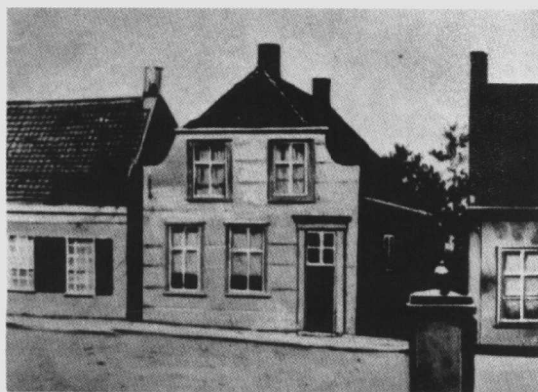
梵谷《雙幅自畫像》 31.6×24.1cm 1887 年 阿姆斯特丹梵谷基金會



西奥夫人喬安娜·梵谷·波格



西奥·梵谷（文生·梵谷之弟）和文生寫給西奥的信



梵谷的出生地